

黄河散记



HUANGHE SANJI

黄 河 散 记

黄河水利委员会政治部宣传处

一九八四年四月

编 者 的 话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反映治黄成就、介绍黄河风光、歌颂献身治黄事业的人们的文章。为了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我们特选编了一部分作为内部资料印刷，供治黄职工和关心治黄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由于所选文稿出处不同，时间先后不一，有些数字和提法，不一致或欠妥，编印时未加改动。

目 录

黄水谣	雷 加 (1)
大河扬波唱颂歌	叶其扬 (13)
直上银河织女家	周韶华 (21)
从扎陵湖滨到通天河畔	葛 腾 (25)
扎陵湖鄂陵湖勘察记	萨德本 葛 腾 (33)
黄河上源的两个“宝葫芦”	王精业 (41)
又临黄河岸	高 缨 (44)
刘家峡纪胜	王质彬 陈新民 (49)
高原平湖航运忙	黄成宝 (53)
抗洪斗争的侦察兵	邓修身 (56)
宁夏河套绘新图	邓修身 (59)
黄河与宁夏	徐国相 (62)
古峡新貌	青同文 (67)
秦渠漫话	杨森翔 (70)
河套风情	尹育政 (75)
河套沿革	韩登庸 (79)
后套水利梗概	陈耳东 (81)
黄河上的“三峡”	若 牧 (83)
黄土高原	刘东生 丁梦林 (86)
黄河自古多泥沙	王涌泉 (89)
黄河泥沙的功过	侯全亮 (95)

黄河澄清定有日	邓修身 (98)
黄河与黄土	仰 之 寒 冰 (101)
晋陕峡谷奇观	邓修身 (103)
壶口狂想曲	周韶华 (107)
“飞”起的黄河	银 笙 (112)
壶口瀑布	邓修身 (116)
黄河孟门	荆观胜 刘正国 (118)
故土乡情	董其武 (120)
龙门行	叶其扬 (124)
今日鲤鱼跳龙门	邓修身 (126)
渠水扬波唱新歌	姜云川 西 历 (129)
绵绵泾河水	冯 并 (131)
古渡险关	邓修身 (134)
在大河转折处	张 恒 (137)
鸡叫一声听三省	邓修身 (144)
今日大禹渡	邓修身 (146)
三门峡新姿	叶其扬 (148)
仰韶文化遗址漫记	叶其扬 (150)
水上长城——黄河大堤	叶其扬 (154)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康 群 (160)
登邙山望黄河	尚 游 (163)
大禹岭上观黄河	邓修身 侯全亮 (166)
游嘉应观	陈勤廉 (168)
赞“引黄济津”精神	李伯宁 (171)
致黄河水	张月奎 (173)
黄河之水深渠中来	周 铜 李 荷 (175)

黄河之水济津来	申启芳 (179)
悬河中的“悬河”	古 锋 (182)
黄河两岸添锦绣	邓修身 (184)
鱼米之乡花园口	邓修身 (188)
秋访花园口	侯全亮 (191)
绿色长城镇“悬河”	邓修身 (194)
千里大堤锁黄河	全琳琅 赵民众 (197)
古城开封换新颜	姜云川 (200)
观黄河抚今追昔	叶其扬 (203)
有益的启示	王俊伦 王新义 宋悟民 (207)
步子再大一点	王新义 宋悟民 (211)
黄水欢歌幸福多	穆瑞卿 张寅清 (216)
探索规律二十年	萧 航 (220)
光荣的黄河渡——孙口	叶其扬 (227)
水泊梁山话当年	朱希江 (230)
人定胜天的一曲凯歌	岳代成 (234)
梁山泊里有新篇	叶其扬 (239)
黄河之上彩虹多	叶其扬 (241)
新的跨度	范正金 颜正国 (243)
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	林 剑 (247)
黄河之门	刘 芳 岳国芳 (250)
山东河口的变迁	邓修身 (255)
锁住黄龙幸福来	林 剑 王忠烈 (258)
黄河入海流	孙元魁 张在湘 (263)
牵引黄河水 北去济中原	任润余 张学俭 (268)
南水北调工程勘察记	陈上奎 (273)

三个老朋友	王庆恩 (281)
他的实验室在黄河上	习 华 燕 春 (285)
名与“水库”紧相连	閻柏泉 汤文奇 (290)
长髯学者的心愿	陈保廉 (293)
向水利要能源	朱萍生 (297)
独树一帜的“黄河画家”	徐宏久 陈诗信 (300)
探索泥沙三十年	邓修身 (303)
不要忘记自己是时代的儿子	侯全亮 林 琅 (306)
黄河在呼唤	李南山 (309)
跋涉万里画黄河	邓修身 (319)

黄 水 谣

雷 加

—

事情来得这么突然……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那天下午上班的时候，王化云坐在河南省委会议室里。这一天该是黄委会向省委汇报的日子，他们照例提前一刻钟来到，并把一张挂图挂好。王化云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手头还有一袋文件。他总是坐在这张沙发上的，省委书记会坐在他的对面，当他汇报的时候，他和省委书记都可同时看到那张挂图。

一抹阳光在地板上象水似地流动，窗外的晴空又高又蓝，秋天也来到这间会议室了呵！时间一点点过去，这里一片安静。开会的时间已过，还不见人来。这种过分的安静，王化云有些不安。时间又这样慢慢消逝，不安在刻刻增加。他感到越来越惊异，正在此时，一位秘书匆匆走来，说：“今天省委有要紧事，会议改期再开；但是化云同志留一下。”

王化云迅速地想：“会议中断了，不再汇报了，为什么又要我留下呢？倒底出了什么事？”

事后几个钟头，一直到深夜，王化云处于纷至沓来的漩涡之中。情况接着一个情况，行动跟着一个行动，把王化云推到漩涡的顶峰。

透露第一个消息的是一个路局的干部，他说接到铁道部的电话，有几位中央首长今天要来，下午可能到兰封……。

王化云心中有些震动，他和省委的同志，军区的同志，立即从开封出发，乘铁路局备用的小电车，三时四十分到了兰封，等待从东方驶来的专车。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是谁要来。

五点多钟，一趟列车进站了。今天早上接到电话急忙赶去的路局局长，他走下车说：“专车还在后面，再过二十分钟可以进站。”这时才知道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了。

六点多一点，专车进站。

王化云和其他同志，一起见到了铁道部滕部长，公安部罗部长。他们是在专车客厅里见面的，毛主席也就在这列专车上。

王化云首先听到：“这话不用再提了。”这是罗部长的声音，在暮色苍茫中看得见他的庄重的表情。这是省委和军区同志提出主席今晚住在开封时，他这样回答的。罗部长接着又说：“我们曾建议今天住开封，明天再来兰封去东坝头，主席不答应，说不走回头路，所以你们不要再提了。”王化云觉得近在主席身边，又没有当着主席的面进行这场谈话，是这样新奇。

在以后的对话中，王化云陆陆续续听到：到东坝头看黄河是主席定的……主席从济南来，今天在徐州登了云龙山……主席怕“扰民”，不让通知你们，我们临时商量还是告诉你们一下好……主席这次出来，是中央的同志要主席出来休息的；但主席说搞个三年计划，以后出来就看工农业了……从解放战争以来，主席没有休息过；不要什么汇报，主席问

到什么，你们就谈什么……主席的意思主要是看黄河，明天先去东坝头……主席今天登了云龙山，很累了，已经休息了，明天再见你们……我们遵照主席指示，今天住在兰坝支线上，你们也都住在车上……

专车缓慢地离开了车站，向兰坝支线开去。在兰封县城偏西北约三华里，靠近一座钢板桥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里离兰封不远，可完全处于旷野荒草之中。这里的夜格外静寂，它的夜空又是那么辽阔。也有小河流淌，百虫嘶鸣吧？王化云一连看过几次表，过后又忘记了什么时辰。今天夜里一直这样，看过表象没有看过一样。时间在一个人身上失去作用时总会这样的。

王化云在车厢里禁不住想：主席这次来专门是看黄河的，东坝头是黄河上有名的险工，不然不会选定这个地方。主席也不会无缘无故爬云龙山，因为从那里才能更好地看黄河故道。可是为什么又不让通知他们呢？是不是看过东坝头之后再叫他们来？

现在什么都明白了。省委书记指定王化云是主要汇报人。前两个钟头，他已打电话给河南河务局长，叫他连夜把材料送来，还有汽车……那时刚解放不久，省委机关的汽车还没有黄委会接收的多呢！

看来，今天向省委的汇报并不曾中断，只不过换了时间，地点。现在王化云要向毛主席直接汇报了。

大约下半夜一点钟，王化云才在兰封车站，接到也是乘小电车由开封赶来的河南河务局长袁隆同志。一包材料由袁隆手中递到他的手中。

袁隆带来了他要的全部材料：黄河形势图，邙山水库位

置图，下游三省黄河平面图，引黄灌溉图，及“新黄河”等文字材料……这些也就是他今天下午带到省委会议室的那包材料。一条流经九省的莽莽大河，从源头到海口，一泻万里。滚滚的黄河水呵，在他面前展开……。

但是主席会问他什么呢？一部几千年黄河史，又叫他从哪里说起呢？

这是一个期待的不眠之夜……。

二

三十日早晨，在他们认为最适宜的时间走进客厅的时候，秘书走来对他们说：“主席下车了。”

车窗外面，一簇人向旷野里走去。

空气象洗过一样，又是那样一片平静。盐碱地上，有霜打过的小树，还有败絮似的草。眼前几间土坯草舍，一个小场院和几堆豆秸垛，一定是这些景物在向主席招手的吧！

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在人群的前面，王化云再没有移开过自己的眼睛。这身影显得这样伟岸而且使人感到温暖。

整个早晨，王化云的心被支配着被吸引着。但是使他惊奇的是，主席一直向前走去，也象是被什么吸引似的。涓流归大海，这是亲和力的自然结合。

主席走进场院了，和一个农民站下谈话了。王化云和别人一样，为的不打扰主席，也为的怕人众惹眼，正在踟蹰不前的时候，罗部长向他们招手，又向主席一一作了介绍。主席同他们握手，又热情地问好，但未中断同农民的谈话。

主席手中拿着一棵豆角。场上的农民叫王廷选，他正在回答主席的问话：“说起地主，没有，就有两家富农，中农

贫农倒有十九户。”主席听了以后又问：“这么说土改啦？”王廷选笑着答：“改罢咧！”王廷选笑得象一轮红日落在脸上。

主席继续和王廷选谈话，问他一亩地打多少粮食？一年交多少公粮？又指着南边一块盐碱地问：按那块地，一亩能交多少？王廷选说：“一年交七八斤。”主席又问打公粮不公？王廷选说：“公。人人都有一份。”

这象两个农民在谈话，更象一家人在叙说分别后风起云涌的变化。主席的话叫别人一听就懂，清晰而又亲切，更主要的是问寒送暖的笑容和喜见乐闻的手势。这种乐融融的气氛，和朝阳一起送进王化云的心坎。

主席向前踱步，对走拢来两位中年妇女问：“你们这里都没有粮食囤呀？”她俩异口同声地说：“俺这里，地瘦，打的粮食少，今年豆子收的也薄。”

一个叫小堂的十多岁孩子，忽然嚷着说：“俺家里还有他的象片哩！”

这声叫唤，带来了惊喜和欢呼。主席微笑着向孩子点点头，向场边贫农董宪德家走去。那自然的神态似乎说：是，是我，我来啦！

现在许贡庄已建起新村，可当年董宪德的家还保存到今天。那是三间座北朝南的草房，院墙很低。那天老头进城赶早集去了。老伴李桂香正在院子里收拾玉米。院里有一个豆秸垛，还有一只熬碱锅。

李桂香象迎亲人似地把主席请进屋里，又让在一把黑漆斑剥的罗圈椅里坐下。还不等喝口开水，主席又站起来了。因为李桂香捧出一把豆子叫主席看。主席看了看，有点惋惜

地说：“你这黄豆可不大呀！”李桂香又捧出馍筐叫主席看。豆子今年生了蝗虫，这白面馍可是除了新社会，不是张嘴就有的。两个人同时在笑，这是看见了和经历了新旧对比的满意的笑。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当主席正要走出院门，不意董宪德的出现，这次会见达到了高潮。董宪德一把拉住主席的手，热情洋溢地嚷着：“别走啦！别走啦！再坐会儿，歇一歇，在我家吃饭……。”这是多么亲切的寒暄，这又是宴会上多么少有的庄严的致词。庄稼人对庄稼人的真心实意，充满在每个字眼里，而且这种家常，仿佛是从童年开始，至今又充满甜蜜的回忆。毛主席对着面前的老人仔细端详，问他多大年纪？董宪德怔了一下，那是多么漫长而艰辛的岁月呵！可是他耸着眉尖调侃地反问：“怎么了，不是属马的吗？”主席说了他们两个人一样大。这时，这两个同龄人，手握得更紧。这时董宪德把压在心底的话掏出来问：“你说，俺们这里地不少，就是不多打粮食。这盐碱地有法治吗？”这正是主席要告诉他的，也是主席这次为什么来视察的，主席简捷而又肯定地说：“能治。”

王化云也象从头到尾参加了这场谈话一样。他的心暖洋洋的，一阵阵地膨胀着。

“能治”两个字，传出了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声音。这两个字也鼓舞了王化云。

三

王化云的心情，当时一直不是平静的。
这种心情那样难以叙说，又是那样难以忘却。

经过这样一个早晨，和主席谈话的仿佛不是董尧德，而是王化云自己。他感到主席平凡而伟大，使人崇敬又那么亲切。王化云这时跟着主席一起走进车厢里，又一起坐下来，谈话就要开始了。还应该是早晨场圃谈话的继续吧？早晨谈话的气氛没有消失，看来主席也很喜欢车厢里的阳光。主席环视左右的目光，右臂稍稍离开靠椅扶手轻轻的挥动，这种日常的习惯仪态，多么使人感到和蔼与安详。当王化云觉得必须由他谈些什么的时候，突然感到面临着两个巨大的事物：一个是当代的伟人，另一个是几千年来难以驾驭的大河。现在由他来向伟大领袖陈述黄河的一切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站在这两种事物面前的他，是微不足道的。他在主席面前，象一个小学生，甚至他觉得他和主席之间，还不存在董尧德和主席之间那种无拘的关系。惶惑一旦出现，常常不是一下可以克服的。这是多么尴尬的一分钟。正在这个时候，主席问他，他的名字是哪两个字？平常不是也有人这样问起吗？他自己不是有时也对自己的名字做过解释吗？王化云就这样回答了：一个是变化的“化”，一个是云雨的“云”。主席立刻说这名字不错，要是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把这两个字和黄河连起来，加上幽默的阐述，带来一阵笑声。王化云首先从心坎里笑起来，并且怀着多么感激的心情呵！他事后多次想：主席是不是也感到这一点？又是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不能回答自己。可是，王化云以后曾多次看到主席遇到一个新人的时候，总是先问到对方的名字，也再问到是哪两个字，有时还在手心里默写着两个字，这是便于记忆呢？还是表示亲切呢？就在这种又是问询，又是思索，又是手势之中，消除了对方拘谨的心情。

问过名字之后，主席转向省委同志，问河南农民负担情况，土改后农村有了些什么变化？这时，王化云没有注意省委同志的回答，他已变得那么急切地想向主席谈自己的黄河了。

这一次汇报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怎样开头的，主席又问什么，都难以一一说清了。就象他陈说的那条黄河，它有自己的发育史，有它的洪峰，也有常年的含沙量。它有河套的富有，也有自己在下游造成的灾害。它从源头，经过九十九道弯流到河口，带来了大决口和大改道，从地球历史来说，它还谈不上定型地成长起来！

四

这一天，整整一天主席都活动在黄河上。早饭以后，专车向东坝头徐徐前进。

主席站在东坝头大堤上，面对黄河，纵目望去。那宽阔无边的黄河在他脚下，向东流去。澎湃的水势和雄韬伟略的襟怀，浑然一体。这就是我们常看到主席视察黄河的那张照片了。

主席又来到四号坝，看了这个著名的险工段。由四号坝下来，走到杨庄小学后墙窗户跟前，听一个青年教师讲课。教师正在揭露美帝侵占朝鲜和霸占台湾的罪恶。主席那种专注，欣慰，略带称赞的神情，似乎听到了抗美援朝前线告捷的炮声。

为的要看悬河，午饭以后，专车又向古城开封驶去，主席再一次站在柳园口的黄河大堤上了。

主席在东坝头和在柳园口，两次下到河边，弯身掏沙，

细细地观看。就是这些泥沙，造成了黄河的生命和性格，换句话说，没有泥沙，也就无所谓黄河。

黄昏时光，主席还站在开封城里铁塔脚下，为的是看看这座千年古塔也被黄河泥沙逐年湮沉，竟矮下去一米的样子，这是多好的历史见证。

这一天，主席不论乘车或是步行，都在观察黄河，就象要把这条黄河放在一张解剖台上。

这一天，主席在去东坝头的车上，在回兰封的车上，在又去开封车上，主席没有休息一刻钟，一直在同王化云谈话。

王化云曾在他的文章中，记下了那次难忘的午餐。主席招呼“黄河”（指王化云）坐在他的旁边，王化云觉得在说过“半年化云，半年化雨”之后，这时更加显得亲切了。总之，他们的谈话，黄河是唯一无二的主题，而且其内容丰富无比，甚至连餐桌上的咸鸭蛋，两小盘青菜，一小盘鱼，一碗汤，一碟辣椒，也跟着丰富起来，加添了不少美味的调料。主席饭后，擎着一支纸烟（王化云清清楚楚记得点燃的是一支恒大牌香烟），在略带深思的沉默当中，这也不是谈话的中断，而是另一个探讨的开始。

主席首先关心的是下游防洪。王化云在早餐当中谈到历年来黄河洪水的泛滥。其中一次，陕县民谣说：“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主席在东坝头详细察看了黄河大堤和埝坝，又问了象这样的堤和坝共修了多少。黄河三年两决口，现在六年没有决口了，主席仍然关心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王化云答：“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埝挡不住。”东坝头是咸丰五年黄河在这里

决口改道的地方。当初这里叫铜板厢，决口改道之后，老百姓不无忿恨地把它改叫铜瓦厢。民间传说，太平军来过这里，那是咸丰皇帝为了阻挡太平军扒口决堤的。主席听了之后，对黄河的自然决口和人为决口更加关心了。

主席看重实践。主席第一次登上黄河大堤，又是兴奋又是愉快地说：这回可看到坝和埝了。无怪乎主席看了东坝头又于去看悬河。主席两次下堤，取水掏沙。主席这种事必躬亲和科学研究的态度，同样鼓励别人不但要观察现场泥沙，还要把泥沙带到试验室里，也要带到科学讲坛上。幸亏王化云在大河上下跑过不少地方，正是这一年黄委会派出了查勘人员，走到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渠，初步设想把通天河和金沙江的水引到北方来。王化云谈到水土保持的典型，也谈到建筑大水库的设想……王化云看得出来，凡是自己看见过的，凡是自己通过实践思索过的，主席就感兴趣。主席看重别人的实践，在借重别人的实践来补充自己未能实践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再没有第一手材料更为重要的了。只有实践才会闪耀真理的光芒。

王化云在描绘黄河的自然条件的时候，在谈到黄河泥沙作用的时候，对水土保持积累了初步经验的时候，和建筑大水库的设想的时候，都企图说明在执行贯彻一九五〇年提出来的“除害兴利，综合利用”的方针。当他谈到黄河北岸人民胜利渠的引黄灌溉工程，六十个流量的水，灌溉了六十万亩土地，又谈到如果把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都堵起来，可以增加一千万亩土地，对这个地区二千万人口来说，农业就可以基本过关了。这又是多么诱人的数字，无疑地，这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闪闪放光。